



脸通红，眼里顿时溢满了感动的泪，嗫嚅着不知说什么好。我想到那一天，老师看了我的试卷，喊我回去想说什么，但没有说。现在，这奖励的礼物也许就是他要说的话。

那次考试后，课程结束，我们就很少见到张老师了。但张老师的影响一直在延续。

第二年，曾带过我们体育课的许老师找到我，让我给她的学生——低一届的学弟学妹们谈谈学习经验，原来他们班同学也发愁怎么学心理学，而张老师在他们班里表扬过我。我无法拒绝又不知所措，度过了好几个焦虑的日日夜夜，总算写出了一些心得。然后坐在凉亭下的椅子上反复练习，终于在一节晚自习课上给他们做了分享。记得当时为了解释“联想”的概念，随口举了个例子：“看到咱们班长，我就会联想到鸵鸟。”因为那个班长的脖子特别长。现在想想都觉得好笑和难为情。

毕业前夕拍毕业照，老师让大家去请任课老师，我跟同学去找张老师，张老师爽快地答应了，那天他如约前来，与我们一起留下了珍贵的毕业合影。

毕业后，天各一方，但张老师在我影集扉页上的那句赠言，一直激励着我：“加强修养，提高素质，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。”

我想，如果不是我曾经遇到过那么优秀的老师，我不会在日后所处的慵懒环境里一直坚持学习。工作后，一个偶然的的机会，我遇到一个低两届的学妹，她见到我叫道：“原来是你啊，我们张老师把你吹上天了，我们都嫉妒你了呢！”我知道学妹是夸张，便问她情况，她笑着说，班上有个同学，名字跟你差一个字，张老师问：“马春芬是

你姐姐吗？”

当时，我正在山脚下的一个九年一贯制学校，用满腔热情践行所学，但整体来说，环境寂寥单调，看不到前途，空虚、抑郁等负面情绪常侵蚀心灵。听了学妹的话，我像是为了获得一些来自尊敬和信任的师长的鼓励，来拯救自己苦苦挣扎的灵魂，于是鼓起勇气写了一封信给张老师。没想到，张老师很快给我回了信，他说还记得我，并且安慰我，热情地鼓励我。他在信中说：“如果你想干一点事业，就要抓住每一次机会，去试试，不要怕失败，怕丢人，干了就是有价值的。只要你内心有一份追求，一份理想，你这一生就是美好的。”

人们常说青春怎么怎么美好，其实不尽然，许多人的青春其实充满了困惑、苦闷和沮丧。那是寻找自我征途中的左冲右突，是山重水复疑无路般的渺茫和无助。也许在一些人眼里，这些只是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，是软弱矫情、多愁善感的表现。但张老师没有，他循循善诱，谈理想人生，也谈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。他的来信像黑夜里的一把火炬，熊熊火光照亮了我，使我贫瘠的心灵逐渐变得富饶而葱茏。

张老师在第二封来信中，说自己调去电视台做了新闻主持人，并寄给我一张工作照，照片中的他目光炯炯，神采飞扬。后来，由于工作变动，我和张老师失去了联系，但他对我的激励和影响从未减少过。我不断学习、思考，用心工作，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突破，如今我亦能自信地在讲台上侃侃而谈，很少有人知道我当年的青涩。这个转变很艰难，也很令人愉悦，仿佛那首歌中唱的：“长大后我就成了你。”

有一年去南京参加骨干教师培

训期间，我特地去了母校，虽然校址已经搬迁，我还是去了，到校史馆看看老照片，从蛛丝马迹中搜寻当年的情景。我多么希望能见见我的老师们，但正如朴树歌中唱的：“她们都老了吧？她们在哪里呀？”偌大的校园，已经物非人也非了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和同学们也曾在网上搜索过老师的名字，问过其他老师，但都没有张老师的音讯。回来后不久，我写了一篇文章，提到了母校的老师们，这篇文章在《中国教师报》发表后，被母校一位老师读到，他告诉了张老师。张老师神通广大，很快找到了师兄史同学，史同学对我说：“张老师给我打电话了，联系到我们，他很激动。他留了电话，让你回电。”

“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地跳，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。”我按捺住激动喜悦的心情拨通了老师的电话。也许有些人，从少年时的眼光看去光彩照人，成年时再看，却光环皆失。张老师不是的，他把自己奉献给了教师、演员、主持人和新闻记者这些角色，每一样都做到了极致。灵魂丰盈，昂然卓越，却依然保持着谦逊、善良、奋斗不止的姿态。年过六旬的他已经退休，仍风光无限，潇洒倜傥。他热爱生活，兴趣广泛，弹得一手好钢琴，时常去参加演出，做公益、献爱心。

张老师是我心中永远的丰碑。他是最有师者范儿也最有师者仁心的标杆。有了老师的微信，虽不经常交流，但默默欣赏他朋友圈丰富多彩的生活，让我闲暇之余多了些快乐，也使我有更多前行的动力。

（作者单位：新疆塔城市第一中学）

责任编辑 晁芳芳

